

靈感從書信中觸發， 永遠的創造者 魏德聖

文字／夏凡玉 圖片／周禎和、果子電影公司、編輯部

踏上海角，導演魏德聖催生出電影中的七封情書。分享著寫劇本的信、寫給孩子的信、寫給父親的信，還有歷史上的信，對魏導來說，書信是創作靈感的來源，也是還原歷史真貌的重要資料。穿梭於史料與信件之間，下一步，魏德聖要在大銀幕上，為我們帶來400年前的臺灣，那些最初、最真實的樣貌。

說起和「信件」相關的電影，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都是《海角七號》。回憶這個劇本的起源，魏德聖笑著說：「當時看到一則新聞報導，有位郵差花了兩年（其實是兩天）送一封信，上頭的地址還是日治時代的舊地址。我看到後第一個想法就是，如果這是一封情書，該有多浪漫啊！」一個郵差送信的故事，成為一部臺灣經典電影的濫觴。

一封穿越時代背景的信，促使魏德聖寫出七封情書，也串起了電影《海角七號》的軸心。故事講的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一名日籍教師在臺灣日治時期終結後，搭船遣返日本。在船上，他一字一淚

寫下給臺灣籍女學生兼愛人小島友子的七封信。信封上寫著「小島友子様」、「台灣恒春郡海角七番地」，但隨著時光的流逝，分隔兩地的兩個人分別組織了家庭，這些信件，就成了寄不出去的七封情書。

催生情書，從詩集裡找靈感

回憶劇中信件的内容，魏德聖坦言：「其實我從來沒寫過情書！剛開始下筆時，就像國中生寫的一樣。直到看到一本《老情書》詩集，收錄清末民初文人所寫的家書，像是胡適、徐志摩這些人，我才慢慢從中去找靈感。」





魏導形容，從這些家書中，可以看出文人表達情感之大膽，像是「愛你入骨」、「私奔」這些字眼，還有妻子回信給先生，說到書寫時蠟燭的油滴噴濺紙上，「你聞到的這個味道，就是我現在聞到的！」那般細膩的情感，躍然紙上。

漸漸的，魏德聖從中摸索出一種介於詩與對話之間的書信體，也就是我們後來在電影中聽到的獨白，穿插在電影中，刻劃出深刻的情感軸線：

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。
友子，太陽已經完全沒入了海面，
我真的已經完全看不見臺灣島了，
你還站在那裡等我嗎？」

「該怎麼克制自己不去想你，
你是南方豔陽下成長的學生，
我是從飄雪的北方渡洋過海的老師。
我們是這麼的不同，
為何卻會如此的相愛，
我懷念豔陽……我懷念熱風……」

「海風啊，為何總是帶來哭聲呢？
愛人哭、嫁人哭、生孩子哭，
想著你未來可能的幸福我總是會哭。
只是我的淚水，總是在湧出前就被海風吹乾，
湧不出淚水的哭泣，讓我更蒼老了。」

「這是我的最後一封信，
待會我就會把信寄出去，
這容不下愛情的海洋，
至少還容得下相思吧……」

家書，寫著那些說不出口的話

現實生活中，是否有經常寫信的對象？魏德聖不假思索：「有啊，就是我的孩子。」他說，兒子讀森林小學時，學校鼓勵家長每天寫信給孩子。從此，他每日一封，一寫多年。

魏德聖寫給孩子的信多半不長，就是表達出自己的關心，也希望讓孩子有安全感。工作太忙時，他也曾只寫一句話：「我今天在工作時好想你！」如此直率而深情。

但是，魏德聖也有說不出口的話。他形容，那是一封「革命性的家書」。

生長在臺南的魏德聖，當兵時遇到世新畢業的同胞，放假時就拉著他一起去 MTV 看電影。看著看著看出了興趣，他決定退伍後拋下過去所學的電機，留在臺北學電影。

但是這話要怎麼對家人說出口？他左思右想，怎麼也無法理出個頭緒，「既然電話不好講，那就

寫吧！」於是，他找了一家泡沫紅茶店，琢琢磨磨、修修改改，足足寫了六張信紙來明志。

「投進信箱的那一刻，真的很可怕！」魏德聖說得忐忑，讓聽者也如臨其境，彷彿這一切是昨天才發生的事，「寄出後等了好久……好久……好久，真的很煎熬！因為我是野戰部隊，就是一個地方換一個地方行軍，過了兩、三個禮拜後才回到原來的營區。這天，就在我連走了四、五十公里，覺得自己快掛掉時，爸爸回信了！」

那個天剛濛濛亮、人又幾近虛脫的早晨，魏德聖緊張地打開信件，「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！信仰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。」簡單兩句話，終於讓他緊張的心情安放下來。父親給了他最堅定的力量，而上帝則是支撐他前進的原動力。這封家書，也成為他邁向電影之路的關鍵。

「寫信，可以產生一種能量，」魏德聖肯定地說：「說不出口的話，寫信最好！而且信可以保留很久、很久，甚至幾十年、幾百年……。」

下一步，建構臺灣三部曲

拍完多部代表作品後，接下來要拍什麼片？魏德聖從一段往事說起。

當年在研究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資料時，他因為覺得心煩，偶然拿起王家祥的《倒風內海》，讀到欲罷不能。這本書是描述 400 年前，臺灣剛被人發現的那個時期，「臺灣最初的樣貌，讓我看著很感動，因為人對於自己生命的源頭，總有一種又陌生又熟悉的期待……。」



對於這樣的心情，他曾寫下一段話：

「在跟其他文明接觸之前，臺灣幾千年來都沒有變過，但一旦接觸，一年就什麼都不一樣了。尤其是荷蘭剛開始統治的那三十幾年間，天翻地覆的改變……美學、飲食、宗教、生活，都大大的顛覆了。身為臺灣人，這些怎麼可以不知道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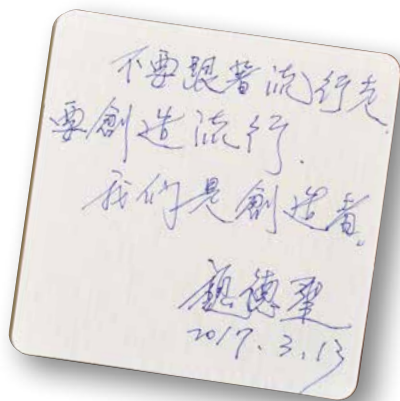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，他開始寫「臺灣三部曲」劇本。有趣的是，為了描述舊時代，必須大量閱讀文獻，最後他發現：「從書信往返中，就可建構歷史。」最能還原當代真貌的，就是信件與日記。有趣的是，當他讀到鄭成功寄給豐臣秀吉的信，下方鄭成功的官印刻滿了字，內容就像是今日的「中華民國總統兼行政院長兼三軍統帥兼……」落落長的官銜，「就像在玩拼圖遊戲一樣，可以從這些細節中看出那個時代的趣味。」魏德聖笑著說。

這個「臺灣三部曲」的劇本，分別以原住民、漢人與荷蘭人三個角度書寫，最終要拍出相同的時空背景與場景，但卻是完全不同角度的三部電影。這種極為錯綜複雜的劇本，加上前無古人的拍攝手法，可見魏德聖的壯志！

採訪這天，我們就像遇到一位鄰居大哥哥，隨手就能拉張板凳話家常，那般舒服自在。魏德聖大方分享著靈感來源及生活經驗，從劇本的信、寫給孩子的信、寫給父親的信，談到歷史上的信，採訪最後，他寫下三句話與讀者共勉：

「不要跟著流行走，
要創造流行。
我們是創造者。」

魏導態度隨和，但語氣堅定，清楚地走向自己的目標。



【 魏德聖小檔案 】



1969年8月16日出生於臺南市永康區，遠東工專電機科畢業，現為果子電影有限公司負責人。代表作品《海角七號》（*Cape No. 7*），2008年上映，創下在臺灣影史上國片的最高票房紀錄，當年總票房僅次於冠軍《鐵達尼號》（*Titanic*），堪稱臺灣電影的奇蹟。2011年上映的《賽德克·巴萊（上）太陽旗》（*Seediq Bale*）也衝上國片第二高票房。另有多部電影、紀錄片、短片、劇本與書籍創作。